

芥川龍之介「河童」中的「身體」與「空間」

王綉線

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講師

摘要

當主角「我」一墜入河童國之後，就一再發現河童國異於人世之諸多現象，包括河童胎兒出生時，雖然被父親問及是否要出生，意願由胎兒自己決定；面對雌河童的狂追不捨；雄河童卻僅能安於此道不能反抗；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源自河童信仰之神「生命之樹」的教義——「旺盛地活著」所伴隨的問題。「旺盛地活著」讓沒有工作而被物化的河童，帶給資本主義最大的利益。

「生命之樹」創造河童身體，決定河童世界的特殊性，讓河童宿命註定無法解決該信仰的特殊性而產生的問題。筆者試著立足先行研究成果之基礎，以河童之身體及其隱喻為視點，以及「生命之樹」所隱含的空間寓意，剖析「生命之樹」之寓意和故事中之信仰、家庭等問題，進而探討河童世界與「我」、以及「我」所處的人世的關連。

關鍵詞：河童、芥川龍之介、身體、空間、信仰

“Body” and “Space” in Akutagwa Ryunosuke’s Kappa

Wang Hsiu-Hsien

Lecture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Studies, M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the hero “I” fell into Kappa no Kuni, he repeatedly saw the many different phenomenon from the secular world, including father’s giving power to a baby by asking whether it was to be born and male Kappa silent acceptance of female Kappa’s pursuit. Issues like these originated from the doctrine of Kappa’s belief deity-- Inochi no ki. “To live vigorously” enables the materialized Kappa to bring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capitalism.

Inochi no ki created Kappa’s body and decided the specialty of Kappa world, which led to Kappa’s in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because of the belief. This study tries to analyze the implied meaning and beliefs in the Kappa story and family in Kappa no kuni in terms of its body and metaphors on the bases of former studies. Further,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I”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world that “I” lived in.

Key words: Kappa, Akutagwa Ryunosuke, Body, Space, Belief

一、緒論

芥川龍之介(1892.3-1927.7)於1927年3月發表「河童」¹，這是他自殺那一年所寫的作品²，內容涉及生產、遺傳、家族制度、戀愛、檢禁、失業、政黨、新聞界、戰爭、藝術、法律、自殺、宗教、死後世界等問題³，因而引起多方的討論。

除了序，共分十七章，其中第一章至第十六章是主角「我」以第一人稱回溯在河童世界的所見所聞，觀察河童的世界。三年前「我」沿著梓川爬上晨霧瀰漫的梓川山谷，想到穗高山，然而因為霧氣太重不辨牛馬，不得不休息片刻。就在用餐之際，從手錶玻璃看到一隻河童，因而被嚇到跳起，起身窮追那隻河童。就在快追到那河童時，倒吊掉入一處深洞，到達河童世界，失去知覺。一醒來時發現被河童所救，住到醫生查克家治療。一星期痊癒後，藉由河童朋友們—醫生查克、漁夫巴哥、玻璃公司的哥爾、學生羅布、詩人德克、哲學家馬克、作曲家克拉巴克等認識

河童的世界⁴。

「我」在回顧自己變成神經病前至變成神經病之後的敘述，都是以第一人稱觀看人世及河童世界。在回溯三年前夏天自己為何掉入河童世界時，亦是以第一人稱透過觀看河童世界反觀人世，這種敘事方式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

「我」一墜入河童國後，就一再發現河童一些異於人世的現象，包括河童胎兒自己可以選擇是否要出生；雌河童狂追雄河童，而雄河童卻不能反抗，甚至不得安於此道。其次，在河童國期間也遇到河童生活的家庭問題，包括：羅布家只是因木槿花而吵架；宣稱自由戀愛不結婚的德克，實際上家裏卻有在一起生活的雌河童、小河童等等；就在「我」和哲學家馬克親睹詩人德克的死亡後，馬克下列的一番話讓對於河童生活充滿不解的我「我」想到信仰。於是想藉由了解河童信仰而尋找答案，故事中的「我」一直是以觀看河童世界的角度在敘述。

「無論怎麼說，我們河童如果要完成河童的生活……。」

馬克有點難為情地小聲說：

「無論如何得相信我們河童以外的某種力量」。

(全集第8卷 353)

既然河童以外的的某種力量和信仰有關，筆者認為從河童的信仰起源，似乎

¹ 〈河童〉於刊載於昭和2年(1927年)3月發行的雜誌『改造』第9卷第3號。參閱：芥川龍之介著，「後記」，《芥川龍之介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3，510。

² 宮坂覺，〈年譜〉，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24卷》，東京：岩波書店，1998.3，230；240。

³ 〈河童〉中譯文乃引用葉田所翻譯之中譯本，但筆者有作少部份修改；為忠於日文原文以及紙幅之故，本小論全文僅列出日文原文出典。原文引文請參見：芥川龍之介著，〈河童〉，《芥川龍之介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3，306-373。論文中以「全集第8卷」簡稱。中譯本請參見：芥川龍之介著，葉田譯，〈河童〉，《河童》，台北市：水牛圖書，1995，153-211。

⁴ 河童朋友名字日文原文各為：チャック、バッグ、ゲエル、ラップ、トック、マッグ、クラバック。參閱：同註3，306-373。

可以尋跡解開前述所提到河童國問題的答案。從故事情節的安排觀看，也不難發現河童的信仰主要構成故事的因果關係。關於這方面的先行研究，足立直子以「信」的問題為視角分析〈河童〉，認為：「故事中的「發瘋」是構成宗教的『信』；故事前半段的靈魂哀嚎越是確切，越能構成故事後半段宗教的「信」，〈河童〉可能是相信信仰的故事」⁵。

足立直子的詮釋是：故事前半的因—「發瘋」，構成故事後半的果—宗教的「信」。筆者與足立直子的看法則不同，認為作品中描寫的「生命之樹」及創造雌雄河童的身體論，決定河童世界的特殊性，並且該特殊性與遺傳問題結合。在此立足先行研究成果之基礎，試以「生命之樹」創造河童的身體及其隱喻為視點，以及「生命之樹」所隱含的空間寓意，探討故事中的信仰、家庭問題，以及河童世界與「我」之關聯。

二、「生命之樹」

河童的信仰是生活教，他們的神——「生命之樹」的教義是「旺盛地活著」（全集第8卷 357-358）。河童國最大建築物的大寺院中的長老，談到河童的信仰及河童世界的形成如下：

「我們的神在一日之中創造了世界。（『生命之樹』雖是樹，沒有做不到的事）不但如此，還創造了雌

河童；但是雌河童過於無聊，便要求要雄河童。我們的神憐憫這種哀傷，就取雌河童的腦髓，創造了雄河童。我們的神給予這兩隻河童：『吃吧！媾和吧！旺盛地活著吧！』這個祝福……」

（全集第8卷 358）

由此看來，筆者認為：「生命之樹」，也就是自然之神，祂的教義教導著河童旺盛的生活；其次「生命之樹」先創造了雌河童，但由於雌河童過於無聊，要求創造雄河童。這不禁意味著雌河童是性主動的身體，而雄河童是性被動的身體。再則，因為雄河童的大腦由雌河童的腦髓所創造，這也隱喻著雄河童的腦髓既然源自雌河童，思維上可能受女性思維影響或被控制；並且「取雌河童的腦髓，創造了雄河童」（全集第8卷 358），這也隱喻著雌河童可能失去腦髓，因而行事不經理性思考，只是以「性取向」作事。「我」就發現下列情況：

事實上，河童的戀愛和我們人類的戀愛是大異其趣的。雌河童一看到中意的雄河童，便馬上不擇手段地追捕牠，最正直的雌河童是會拼命地追逐雄河童的。我就看過發瘋似地追逐著雄河童的雌河童。

（全集第8卷 321）

雌河童的性瘋狂，在河童世界被認為習以為常，所以雄河童無法避免追求，因

⁵ 足立直子，〈「河童」論——〈信〉と（狂氣）を境として〉，東京：至文堂，《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5(2010.2)：152。

此羅布曾被臉塗硫黃粉的雌河童抱過，導致嘴巴爛掉。羅布嘴巴的爛掉，是因雌河童臉上的硫黃或被凌虐等其他原因而起呢？雖然不得而知，但雌河童讓他變成殘疾是事實。

三、家庭

性主動的雌河童，在河童家庭也扮演著女權高漲的地位。羅布家庭就是一例，羅布告訴「我」：

「我今天望著窗外無意地喃喃的說：『噢，食蟲堇開花了。』話一說完，我妹妹突然臉色一變潑婦罵街似的說：『反正我就是食蟲堇。』加上我母親又很寵妹妹。她也反駁我。」

「食蟲堇開花了，這句話爲什你妹妹會不高興呢？」

「嗯，大概她解釋爲抓雄河童的意思吧。這時和我母親不和睦的叔母也參加打架，愈鬧越攪得天翻地裂。而終年醉醺醺的父親一聽見打架，就不認人的毆打起來。這已夠無法收拾，這時我的弟弟趁機把我母親的錢包偷走，不知是看電影或幹什麼去了。我是……真的，我已經……。」

(中略)

「可是……可是如果嘴巴沒爛的話。……」

(全集第 8 卷 335)

雌河童當權的世界，羅布在家也不能對妹妹的性主動發出無意的任何影射，羅布的嘴爛，變成雌河童權利高漲下的犧牲代表。也因為雌河童可以隨心肆發性慾，所以易對雄河童的不忠產生懷疑、忌妒，甚或不擇手段對付雄河童。在資本家與向我「我」談論的河童與水獺之戰，就是由於河童太太對河童先生不信、忌妒，錯將毒飲料給水獺客人喝，致使水獺與河童引發戰爭。哥爾告訴我：

「也可以那麼說。……可是七年前的戰爭確是因為某雌河童而引起的。(中略)。那雌河童又是想蓄意謀殺丈夫，因為丈夫是個放蕩者，加上有生命保險，也許多少也成了誘因吧！」

(中略)

「嗯，——不，只認識雄河童。我妻子認爲這河童是個壞人。但我認爲：與其說是壞人，不如說是害怕被雌河童抓住，有嚴重妄想症的瘋子。……因此那雌河童在丈夫的可可亞杯子裡放了青化鉀。不知什麼差錯，卻給客人水獺喝了。水獺當然死了。那之後……」

(全集第 8 卷 331-332)

雌河童掌權世界，女人掌控男人的事隨處可見，例如：河童政府 Quorax⁶黨內

⁶ 「Quorax」一詞在作品中，也以日文「クオラックス」表現，筆者直接使用該英文的原文。芥川龍之介著，「河童」，《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3，329。

閣是政治家羅倍，但控制著羅倍的是 Pour-Fou⁷報，然而 Pour-Fou 報受企業家哥爾支配，實際掌握控制哥爾本人卻是哥爾的太太，也就是雌河童支配河童世界。哥爾跟「我」的對話如下：

「Pour-Fou 報的記者們也不全是勞動者的支持者。至少我們河童是比支持誰都要先支持自己的。……可是更麻煩的是連我哥爾本身，還受到別人控制。您想那是誰呢？那是我的妻子。美麗的哥爾夫人呀。」

（中略）

「那麼說，Quorax 內閣是哥爾夫人支配的囉。」

（全集第 8 卷 331）

四、物化的身體

據資本家哥爾說，在這國度裡平均每月七八百種機械被創新，不需等待人手就可大量生產。但「我」在報紙上卻未看到罷工這回事，醫生查克幫我解決此疑惑：

「就是把那些職工都殺掉是把他們的肉當作爲食材。請看看這裏的新聞！。本月剛好有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隻職工被解僱，因此肉價就降價了。」

（全集第 8 卷 327）

「你的國家不是也有第四階級姑娘

們成爲妓女嗎？憤慨吃河童職工的肉這種事，不過是感傷主義罷了。」

（全集第 8 卷 328）

工業進步導致職工死在屠殺法，這似乎是諷刺職工「旺盛地活著」的意義；並且「騷動也沒用」，『職工們都默不作聲的，強迫吸瓦斯被殺』（全集第 8 卷 328）。便宜的河童肉，也暗喻人世人的便宜；「第四階級姑娘們成爲妓女」也隱喻人吃人，所以「憤慨吃河童職工的肉」是感傷主義。河童的「旺盛地活著」，被物化的身體終究帶給資本主義最大的獲利；而人世也如同河童國一樣，人吃人。

五、遺傳

因爲雄河童頭腦源自雌河童，雌河童可能少了腦髓，導致河童先天頭腦有不健全遺傳的可能。所以當巴哥的太太要生產時，巴哥問巴哥太太腹中的小孩：

「你願不願生到世界上來，仔細想一想再回答我吧。」

這時在他太太肚子裡的孩子好像是多有顧忌，小聲地回答說：

「我不願生下來。第一，光我父親的精神病遺傳就夠受了。而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壞的。」

（全集第 8 卷 315）

胎中小孩寧願選擇死亡，不願到河童世界，也不願有精神病的遺傳。接著「我」在街角上看到大海報的事，說明了河童先

⁷ 「Pour-Fou」一詞在作品中，也以日文「プウ・フウ」表現，筆者直接使用該英文的原文。同註 6，330。

天有身體不健全之遺傳。然而下列的呼籲勇於結婚，就是在諷刺不健全之身卻要「旺盛地活著」？

招募遺傳的義勇隊！
健全的男女河童們喲！
爲了撲滅不好的遺傳，
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們結婚吧！
(全集第 8 卷 316)

深居簡出而從未被雌河童抓過的哲學家馬克，雖然很醜沒有結婚，但也擁有希望被追求的感情，他握著「我」的雙手嘆息著說：「你不是我們河童，當然不能了解，但我有時也會希望被那可怕的雌河童追逐的念頭」(全集第 8 卷 322)。此話透露出即使身體不完美的他，也渴求一般雄河童被追的感覺。

因爲先天遺傳的缺陷，導致河童對別人的批評更加敏感，甚至神經質。甚至河童被人叫做青蛙（即非人），也能讓河童致死。而河童犯罪處死刑的方式，醫生查克和「我」的對話如下：

「本國是不用絞刑的，有時罕用電刑的。但，大致上電刑也是不用的。只須將那罪名說給他聽」
「這樣河童就會死？」
「當然會死，因爲我們河童的神經作用比你們人類更微妙的。」
「不僅是死刑，殺人也有使用這種手段。——」
(全集第 8 卷 347-348)

由此觀之，筆者認爲猶如前述，「生命之樹」先創造了雌河童，後來拿雌河童的腦髓創造雄河童，因此遺傳上頭腦先天有不健全的可能，所以河童的神經作用比人更微妙、更易精神衰弱。自稱超人戀愛家，沒有妻子，留著長髮的詩人德克就是一例，德克的精神衰弱，「我」就目睹過。有天德克說：「……這二三週來也被失眠困擾著哩」(全集第 8 卷 339-340)。突然全身冒冷汗說：『從那汽車的窗裡好像有一隻綠色的猴子探出頭來似的』(全集第 8 卷 340)。而音樂家——克拉巴克，他也可能有精神病遺傳，當他面對對手羅克的壓力時，無法平靜的說：

「假如能夠安靜的話，……我時常這樣想著。——那我們不可知的東西把我——爲了嘲笑克拉巴克使羅克站在我面前的。哲學家馬克都知道這些事情。雖然他常在那彩色玻璃燈下淨讀著破舊的書。」
(全集第 8 卷 338-339)

雖然克拉巴克沒有說「——那我們不可知的東西」指的什麼，但是後來德克說到他是神經衰弱，可以推知「——那我們不可知的東西」可能是指「生命之樹」創造生命時宿命的不完美缺陷——精神病遺傳。

第三位是羅布，他的玩笑讓「我」緊張到又有一位發瘋的河童在我眼前。他在街道中央張開雙腳，從跨下看著絡繹不斷的汽車和行人，說到「因爲太憂鬱，想倒

看世間。可是，還是一樣呀」（全集第 8 卷 340）。羅布的話語已透露出代表無法改變的宿命或力量，包括因身體而起的宿命。

六、信仰

面對詩人德克的死，哲學家馬克說：「無論怎麼說，我們河童如果要完成河童的生活……。」「無論如何得相信我們河童以外的某種力量」（全集第 8 卷 353）。爲了找尋答案，我進入河童的信仰聖地——大寺院。大寺院的長老提到：河童的信仰是生活教；並提到下列一段話：

「確定我們的命運的、只有信仰、境遇和偶然。(自然您們在除此之外還要算遺傳吧。不幸地德克先生是沒有信仰的。)」

(全集第 8 卷 359)

如前所述，「自然之樹」創造了河童，決定了河童的遺傳，只要在河童國其境遇也就被限定了，幸不幸運就要看在偶然的機運，河童的命運就是如此。而「旺盛地活着」的信仰，雖給雌河童最大的行事便利，但對雄河童而言並非樂事。

因爲雌河童的性肆虐，嘴巴受傷的羅布面對自己的信仰，只能調侃地說：「如果我嘴長的好好的話，說不定是樂天的」（全集第 8 卷 359）但事實上，信仰造成的傷害已帶給他不快樂；而長老認爲德克的自殺是因爲沒有信仰，此意諸多含意，但德克不結婚，不受婚姻、雌河童擺佈，

讓女友依從他、爲他生子，這就是想一般河童有所不同，但他終就逃離不了身體的遺傳——神經衰弱。

因此羅布的有感而發，長老提到的命運論，可說都已經影射德克身體的缺陷。然而面對德克的自殺、羅布的受傷，長老也僅能說「我實在也沒法相信我們的神的」（全集第 8 卷 359），不相信命運該如此，然而事實卻殘酷。此話一出，長老的太太大河童突然出現，猛然一下把長老摔倒在地上，「這老傢伙！今天又從我的錢袋裡偷走喝一杯酒的錢了」（全集第 8 卷 359），這又印證信仰——雌河童的掌控權帶給雄河童不悅的生活寫照。看到長老的狼狽，羅布說：「看那樣子，難怪那長老不相信生命之樹呀」（全集第 8 卷 359）。

如上所述，「生命之樹」的信仰創造了河童，也決定了境遇、遺傳。這樣的信仰似乎證明——信仰決定身體，亦可說河童身體論導致信仰，兩者一體兩面。

七、人世與河童國

（一）老河童與「我」

死後世界的德克仍然關心自己的名聲、女友、小孩、家，這些對話記事觸動了我追根的念頭——回人世。就在尋找回人世的路上碰到一位約一百五六十歲「卻是看起來十二三歲」的老河童。他告訴我他生時是白髮老人，長大卻是老返童，他脫離了河童的身體，脫離命運、遺傳、境遇的掌控，更幸運地是這是偶然，他可說是仙河童。老河童說：

「嗯,也許是那樣。我在年輕時是老人,在年老時卻變成年輕人。所以不會像年老的人渴望慾望,也不會像年輕人一樣沉溺於色。即使我的生涯不是幸福,也應該是清靜無憂吧！」

(全集第 8 卷 366)

「不,只有那樣還不能算是安穩無憂,我的身體健康,同時,有吃一輩子都不匱乏的財產喔。但是,我想最幸運的,還是一生下來就是老人這件事。」

(全集第 8 卷 367)

對於老河童的滿足,我不禁問:「那麼,您不像別的河童會特別對活著有熱切的渴望,是吧?」(全集第 8 卷 367)老河童未正面回答,強調:「我也是和別的河童一樣,被父親問過要不要生到這國度,然後才離開母親胎內的。」(全集第 8 卷 367)因為他如同其他河童一樣,在胎兒時已知身體有缺陷的遺傳。此話彷彿在告訴「我」自己可以選擇要不要到凡(煩)界。但是身為人的「我」,純屬偶然掉落河童國的,並非像別的河童一樣特別對活著有熱切的渴望。況且「我」出生的人世時,也並非選擇。老河童預告我:出了河童國就不要後悔,這彷彿河童父親問胎兒河童要不要出生一樣,讓「我」自己選擇人生而不要後悔。但是看透河童國的不快樂,自己也憂鬱起來的「我」迫不及待離開河童國,回應:「沒問題,我才不會後悔」(全集第 8 卷 368)。

經歷河童的生活回到人世的「我」,對於人的皮膚、頭等覺得不潔、恐怖,產生排斥,好不容易半年適應後,跟人說話仍帶河童話。回到人世一年,經歷生活的適應後,卻事業失敗,「我」不得再次尋找自己的存在,這次不是「想要去,而是想要『回去』河童國」,「河童國對當時的我是有著故鄉似的感覺的」(全集第 8 卷 369)。然而尋找自我歸屬的「我」,此時已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被關在醫院裡。儘管「我」內心中出現「據 S 博士說,我是早發性痴呆症的,可是那位醫生查克說(這對你當然是相當的失禮)我不是早發性痴呆症患者,早發性痴呆症患者是 S 博士和您們自己」(全集第 8 卷 371)。但我眼前出現的河童界好友,他們的慰問、禮物等都是腦海中的幻象。「我向後回顧。但,自然桌上是說無花束,亦無他物」(全集第 8 卷 371)。

為何我「想要回去」河童國,僅是「河童國對當時的我,有著故鄉似的感覺」(全集第 8 卷 369-370)嗎?除了朋友,在河童國,神經病被視為自然的遺傳病。我回河童國就像是回去母胎,我離開河童國不僅應驗老河童的預言「將會後悔」,老河童的話隱喻著當初我離開河童國時(母胎),就遺傳到疾病。因為當我離開河童世界往下遙望老河童「頭上的盤子」時,那盤子就象徵著生命的源頭——可能不健全的頭腦。老河童的一番話,預告「我」將藉由他尋根找到「我」生命(身體)最原始的起點,理解為何「我」頭腦不健全的起因。

(二) 人世與河童國的空間

如上所述，「我」沿著梓川爬上晨霧瀰漫的梓川山谷時，追逐河童因而被河童帶到霧氣瀰漫的地底世界。那是以母性為始的河童世界；「生命之樹」之神，先創造充滿愛欲的雌河童，再創造從屬於雌河童的雄河童。如此位於梓川山谷霧氣瀰漫、樹林旺盛的河童世界，四週「粗大的毛生櫟」、「垂著綠綠的樅樹枝」、「白樺樹幹」、「張著粗枝的粗橡樹」、「山竹籬叢」的描寫（全集第 8 卷 307-309），一一都象徵自然旺盛的生命。因此霧氣瀰漫的河童世界，本身就像一個充滿羊水的母胎，寓意著日本泛神論下以自然為母胎的空間。河童的世界與日本無兩樣，在街道兩旁「毛生櫟的街樹綠蔭」（全集第 8 卷 310；339）入目可見，這就是象徵「生命之樹」的旺盛。但是河童世界受到現代化影響，設置屠殺河童的現代化工廠，與自然相違。

河童國的第一大建築物——近代教的大寺院，像是伸向天空無數的觸手似的高塔和圓屋頂，令「我」感到某種畏懼。「我」覺得這與其說是建築物，「無寧說是接近怪物般的曠世大寺院」（全集第 8 卷 354），其內部有科林斯式的柱子，哥特式的穹蔭，阿拉伯式的花紋的地毯，……並且神龕裡有東西方哲學家、作家的大理石半身像——尼采、托爾斯泰、國木田獨步、華格納等，都是以自己的生活哲學生活。

大寺院的空間設計，可說是融合東西方的設計卻不協調，對「我」而言，「大

寺院的高塔、圓屋頂像似無數的觸手伸向陰沉沉的天空，好像沙漠的天空中看到的海市蜃樓一樣，磅礴著一種可怕的東西……」（全集第 8 卷 360）。如「怪物般」的建築內信仰的是「生命之樹」，日本泛神論下的母姓宗教，然而卻因現代化，讓旺盛的生命慾望淪為資本主義謀利的對象，性慾望下的產物慘遭物質慾望毒殺。作者芥川試從老河童幸運的生命跳脫這種窘境、求得平衡。

老河童從母親肚子裡出世時就長著白髮，隨著成長越變越年輕，變成眼前看起來十二三歲的孩河童，實際上卻是一百十五、六歲的老河童。由此可推知：今後他將隨著年齡繼續朝由兒童逆向成長回到嬰兒，回到生命初期(或可能死亡)。老河童認為「最幸運的，還是一生下來就是老人這件事」（全集第 8 卷 367）。老河童「不會像老人渴望慾望，也不會像年輕人沉溺於色」（全集第 8 卷 366），健康無憂、過著吃一輩子都不匱乏的「清靜、寡欲」生活。並且他一出生時，不知道自己為何身體異於一般河童，但仍然選擇出生；他的生命終將回到自然的原始起點。這種描寫似乎揉合中國道教修行、修練成仙所必備的「清靜、寡欲」⁸思想，但所不同的是老河童的生命由老返童，且可能終將一死。這種描寫試圖折衷河童社會性慾、物欲的現況，跟「我」所看到大寺院的空間描寫——「現代教」「生活教」大

⁸ 道教修行注重「清靜」、「寡欲」。參見：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台中：東久出版有限公司，1996，1049；1268；1183。

寺院的高塔、圓屋頂像似「無數的觸手」⁹—「慾望之手」¹⁰伸向陰沉沉的天空，形成諷刺河童國信仰的宗教之最佳對照。

其次，如上所述，當我離開河童世界往下遙望老河童「頭上的盤子」時，其盤子象徵著生命源頭——頭腦可能不健全的母胎，藉由他的指引之路，「我」帶著宿命的遺傳（精神病）重新回(出生)到人世。

順利回到人世的「我」因破產想回去河童國，卻被視為精神病患被關在醫院的鐵窗內，「只是雙手抱膝不動、不時地望著窗外(嵌著鐵格子的窗外有一棵連枯葉都看不到的檉樹，向雲雪的蒼穹伸展著枝桠)」(全集第8卷306)。面對一葉枯葉也沒有僅剩枝幹，象徵自然的「生命之樹」，「我」足出不了戶，僅能幻想河童國的朋友經由水陸來看「我」，河童的朋友隨時湧現在「我」心頭。「我」想回到我認同的世界、認同同類，卻僅剩記憶。旺盛的生命之樹是「我」對河童的記憶，只要有「生命之樹」存在，河童國的朋友、河童世界也就存在。然而「人世」與「河童國」之匯流，卻是因為宿命的遺傳（精神病）在精神病醫院的鐵窗外交匯，「人世」與「河童國」的空間僅留在「我」的記憶，「我向後回顧。但是，桌上當然沒有花束，亦無他物」(全集第8卷371)，留下

⁹ 原文是「無數の触手のやうに伸ばしてゐます」。同註6，354。

¹⁰ 筆者認為「生命之樹」創造了雌河童的性慾、性主動，而「生命之樹」的旺盛，卻因現代化影響，旺盛之生命被倫為欲望之手屠殺，與自然相違，因此現代教的大寺院「無數的觸手」的描寫，有「慾望之手」的空間象徵意義。

的僅是赤裸裸的宿命—患有精神病的一個生命空殼，僅能掙扎、幻想卻無法移動¹¹。

八、結論

從「我」觀看河童生命的起源到身體描寫，再反觀看「我」自己的生命起源，可以看出作者芥川試圖藉由身體的感知尋找生命的起點，以及他的存在，如此描寫可以推知是：芥川因為恐懼遺傳狂母之精神病¹²，使他以身體遺傳的觀點描寫此作品¹³，這部作品可說是後設小說。作品中的神「生命之樹」創造河童（人世）的不完美，卻神期待河童（人）可以「旺盛的活下去」。這點彷彿芥川對自己精神病遺傳宿命給予自己一點鼓勵，所以看了德克的詩後，「我」「是不像這詩人一般厭

¹¹ 關於〈河童〉空間的研究，吉田精一認為「《河童》的世界，與芥川所夢想的——在故有的現世中建立『烏托邦』的故事不同，是描寫芥川本身動彈不得的心態，是被局限的世界。」參見：吉田精一，〈河童〉，《芥川龍之介I》，東京：櫻楓社，1979.11，227。（初出：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I》，東京：三省堂，1932.12。）但吉田精一僅按故事順序——河童的遺傳、家庭制度、戀愛、法律、宗教說明後，指出自己的觀點。筆者則是進一步按其故事情節的相互因果，人世與河童的空間關係，提出不同於吉田精一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¹² 芥川出生八個月後，母親發瘋，芥川因而被生母家帶回領養。參閱：同註2，55。關於芥川恐懼遺傳狂母精神病之研究，請參閱吉田精一之研究。參見：同註11，224。

¹³ 芥川於1921年3月16日至7月20日出差到中國各地，途中就身體不適入院；返日後腸胃、神經衰弱。自此之後，生活經濟壓力加上不眠症、神經衰弱、身體日益惡化等因素，芥川身心俱疲不已，在1927年3月發表「河童」後，1927年7月24日在家自殺。參閱：同註2，146-240。

世的」(全集第 8 卷 373)。因為即使老河童無需擔心健康、生活經濟，但老河童也終將返回自然原點(死亡)。所以在德克全集中，「我」讀了下列一段：

在椰子的花和竹籬中佛陀早已睡去。

和路旁枯萎的無花果在一起基督似已死。

但，我們不能不憩息即使在戲劇的背景之前。

(若看背景裏面，只是千釘百補的畫布。——)

(全集第 8 卷 372)

這首詩如同說明符號一般，事情符指的背後會有其某種相對應的符徵，符徵就是芥川想去尋找的答案，儘管那符徵的原始面貌是變動的、支離破碎的。佛陀、基督已與自然同眠，亦與自然同在，返回自然，亦如老河童生命也終將回歸自然。然而泛神論的自然中，面對終將一死的我們，「不能不憩息」，因為必須再繼續往前「生活」。整首詩鋪陳了整個故事的寓意，「即使在戲劇的背景之前。(如看背景的後面，卻只有千釘百補的畫布了?)」，意指生命之神呈現在戲劇前面的是——希望生命「旺盛」的，然而背景之前的實況，卻是如同在「序」被關在醫院的我所看到的一樣，僅能「嵌著鐵格子的窗外有一棵連枯葉都看不到的檉樹，向雲雪的蒼穹伸展著枝椏」(全集第 8 卷 306)，冬雪中高大的檉樹，完全沒有生命跡象；更

遑論旺盛的生命跡象呢？所以戲劇背後的事物是多種不完整拼湊出來的現象，就如同生命的起源是不完美。

如上所述，筆者認為「河童」這部作品，是由身體論展開事物現象的寫作，將身體、信仰、空間、心靈等化為一體，描繪屬於芥川生命中一個不健全卻不得不存在的世界。其次，筆者認為芥川似乎想傳達的是一個遵循自然的方式看待信仰，而非依信仰俯看世界¹⁴；並藉由長壽的老河童也終將一死來深思世界的種種現象，思考「旺盛地活著」的意義¹⁵。再則，現代教的信仰聖地——好像沙漠的天空中看到的海市蜃樓一樣，高塔、圓屋頂像似「無數的觸手」的大寺院(全集第 8

¹⁴ 足立直子的論點「故事中的「發瘋」是構成宗教的『信』；故事前半靈魂的哀嚎越是切實，越能構成故事後半宗教的「信」，〈河童〉可能是相信信仰的故事」。其詮釋是：故事前半的因—「發瘋」，構成故事後半的果—宗教的「信」。筆者的結論與足立直子不同。參閱：同註 5，152。

¹⁵ 影山恒男認為「河童」這部作品，彷彿是芥川是在說：「不單是『理解的知性』，是〈認識者〉和〈熱情家〉合一，捨棄一元自我救贖的願望，唯有奮戰戰鬥性的人本主義的〈方法〉和〈力量〉，才是我們要從那立場遂行不可」，但影山恒男的論述並未從「河童」文本中仔細探討；筆者認為「河童」並不是探討「奮戰戰鬥性的人本主義的〈方法〉和〈力量〉」，而是探討宿命下「旺盛活下去」的意義。這點関口安義也提出「河童」是芥川龍之介對生存的疑問，跟筆者論點相似，但是筆者是以身體與空間的關係，更詳論自己的論點。請參閱：影山恒男，〈戰鬥的ヒューマニズムと自己救済——「河童」をめぐる——〉，《芥川龍之介と堀辰雄一信と認識のはざま》。東京：有精堂，1994.11，51；関口安義，〈《河童》を読む——龍之介の生存人の問いかけ〉，都留：都留文科大学，《都留文科大学研究紀要》70(2009.10)：37-58。

卷 360)，以及被禁錮在醫院的「我」所看到的景象——連枯葉都看不到的檉樹，前者讓旺盛的生命慾望淪為資本主義謀利的對象，性慾望下的產物慘遭物質慾望毒殺，其空間寓意如同扼殺「生命之樹」的「慾望之手」；後者是看不到「生命之樹」所創造的旺盛生命。這兩者空間的寓意匯流在於：「旺盛的生命不在」，兩者只是信仰、生命虛幻投射的空間。

參考文獻

小澤保博。〈芥川龍之介《河童》成立考〉。
沖繩：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一部》29(1986.2)：33-45。

石原千秋。〈特集＝芥川龍之介作品の世界《河童》——《個》の抗い〉。東京：至文堂。《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5(1999.11)：133-136。

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台中：東久出版有限公司，1996。

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 I》。東京：櫻楓社。1979.11。(初出：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 I》。東京：三省堂，1932.12)。

足立直子。〈「河童」論——〈信〉と(狂氣)を境として〉。東京：至文堂。《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5(2010.2)：145-153。

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8 卷。
東京：岩波書店，1978.3。

——。《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24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8.3。

——。葉田譯。《河童》。台北市：水牛圖書，1995，153-211。

登尾豊。〈「河童」論——芥川最晩年の心境をめぐって〉。東京：學燈社。《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37.2(1992.2)：96-101。

湯淺慎一。〈芥川龍之介の世界、その現存在分析試論——特に身体論の視点から——〉。東京：學燈社。《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30(1985.5)：49-55。

関口安義。〈《河童》を読む——龍之介の生存人の問いかけ〉。都留：都留文科大学。《都留文科大学研究紀要》70(2009.10)：37-58。

影山恒男。〈戰鬪的ヒューマニズムと自己救済——「河童」をめぐって——〉。《芥川龍之介と堀辰雄一信と認識のはざま》。東京：有精堂，1994.11，34-51。